

# 试从新教神学传统反思天主教弥撒圣祭

高 晴

## 一、前 言

弥撒圣祭,是《天主教法典》所规定的七件圣事之一。但宗教改革后,新教对圣礼作出了重大调整和转变。加尔文说:“圣礼是由上帝设立来将他的应许教训我们,且将他的对我们的善意向我们表明,没有人能够设定一个表明上帝的决定或应许的表记,只有上帝自己能够设立表记,向我们表明自己。”<sup>①</sup>由此出发,奠定了与天主教神学中圣礼论相对的新教神学传统中的圣礼观之基础。这样大部分新教教会按“惟独圣经”的原则,只承认两件圣事,即洗礼和圣餐礼。而即使在这两样圣礼中,新教的神学理解也和天主教具有极大的不同。

在宗教改革中,那些狂热分子们先后破坏了许多用以做弥撒的圣坛,并在部分地区取消了弥撒圣祭。虽然他们丧失了秩序,但足见当时大众对于教皇弥撒圣祭的厌恶。今天,在普世教会强调合一和对话的时代,如何看待新教神学传统的圣餐观,如何看待天主教的弥撒圣祭,更好的促进对话与交流,同时又不丧失我们的立场,坚持我们的圣礼观有何实际的意义?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 二、新教神学传统中对圣餐的理解

路德在1517年宗教改革后,提出了为大部分路德宗教会所接受的“同质说”。路德认为,基督的体、血真实地临在于不可转变的饼和酒之中。他说:“我们的上帝之荣耀,确切而言,就是他为我们的缘故下到很深的底层,进入人的肉身中,进入饼中,进入我们的嘴、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体中。”<sup>②</sup>很显然,路德反对罗马天主教关于圣餐的饼和酒变质说的理念,是因为他站在基督道成肉身的高度来看待圣餐的基督的临在,他反对天主教的关于圣餐是献祭的说法,他说:“一切弊病中最坏的,以至今日成为教会中最流行的意见,即把圣餐当作一种善工和献祭。”<sup>③</sup>他还特别指出圣餐的效力是来自于基督的道的保证。

新教另一改革家慈温利则主张“纪念说”,认为圣餐的饼和酒在祝谢之后仍然是饼和酒,既没有实际转变成为主的身体和宝血,也没有主耶稣的自然的身体和鲜血实质性的临在。他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圣餐礼文,把基督的“这是我的身体”(太26:26)中的“是”当作“表明”的意思来界定。但他其实并不像后来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否认基督的同在。他认为:“为了成全、增加我们的信心,基督的真身体是存在在圣

① 让·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谢秉德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第215页。

② 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400页。

③ 马丁·路德:《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引自《路德选集》(上)徐庆誉、汤清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64页。

礼中,但是若说他自然的身体(肉体)真实地在饼与酒中,且让我们吃在口中,那真是大错特错,与《圣经》的道理大相违背。”<sup>④</sup>显然他反对变质说。

新教改革宗正统神学的创始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对圣餐的看法则成为了大多数改革宗教会所普遍持守的立场,他综合了马丁·路德和慈温利的见解,并在他们中间保持了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加尔文说,圣餐乃一“属灵的筵席,在此筵席中基督证明他自己乃是生命的饼,我们的灵魂靠此得以喂养,得着真实不朽的祝福”。圣餐并非基督牺牲的重演,有如天主教所宣称的,圣餐乃是:(1)救赎的标记,饼与酒向我们说明基督死在十字架上;(2)上帝爱的印证,上帝甘愿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圣餐正如《圣经》一样对受领的人说:“你们因基督的血而得救,你们必须为他而活。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买赎你们;这已活画在你眼前。你当将你自己奉献给他,正如他为你舍己一样。”可见,在加尔文的圣礼观中,圣餐没有任何献祭的意义在其中。

英国教会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也追随欧洲大陆改教者们的步伐,1646年,英国教会制定的《威斯敏斯特信经》中论及圣餐时完全采用了加尔文神学的观点,指出:“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制定了他的血与体的圣礼,称之为主的晚餐,在教会中遵守,直到世界之末,为的是永远纪念他自己牺牲之死,保证真信徒在其中所应得的一切恩益,并在他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和生长,使他们更进一步对主应尽的本份。圣餐又是作为基督奥秘身体之肢体的信徒与基督有交通,并彼此交通的一种联系和保证。”<sup>⑤</sup>并列专节反对天主教的献祭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新教神学传统中几大主流教会的神学中,对于圣餐的看法虽然各有

不同,但在几点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

1. 圣餐是作为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圣事,为要纪念他的救赎之工,通过他真道的保证,成为救赎的标记,并当信徒藉着信心领受时得以传递上帝恩典而坚固我们属灵生命的效能。

2. 圣餐中主耶稣真实的临在于此圣礼中,但不是使饼和酒实质性的转变为他的身体和宝血,而是属灵性意义上的临在。

3. 反对天主教将弥撒做为各各他十字架赎罪圣祭的重演。

### 三、今日天主教关于弥撒圣祭的观点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天主教在神学上的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与改革。那么,对于圣餐的弥撒圣祭的意义是否改变了呢?我们来看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文献是怎样说的。

“我们的救主,在他被出卖的那一夜,在最后晚餐中,建立了他的体血感恩祭,借以永留十字架的献祭于后世,直到他再度来临。”<sup>⑥</sup>可见,天主教关于弥撒圣祭的观点丝毫没有改变。在最近新出的一本《成人要理问答》中,天主教仍然坚持“弥撒是真实的献祭,……具备了真实献祭的一切要素……耶稣,这位在加略山上的祭品,成为了祭坛上真正的祭品。”<sup>⑦</sup>

关于弥撒即为圣餐中献祭的观点,在天主教的法典和圣事论中有明确的表述。《天主教法典》第899条第一项中指出:“举行弥撒(感恩祭)是基督自己和教会的行动,在此行动中,主基督借司祭的职务,把实质临于饼和酒形象下的自己,奉献给天主圣父,同时将自己当作精神食粮,赐给和自己一同奉献的信徒。”<sup>⑧</sup>《天主教法典》第904条又说:“救赎事业继续不断的在感恩祭

④ 伯克富:《基督教教义史》,赵中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

⑤ 《威斯敏斯特信经》第二十九章第一节,“论主的晚餐”。

⑥ 《礼仪宪章》第二章,“论至圣圣体奥迹”,引自《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上),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8年,第136页。

⑦ 威廉·考刚:《成人要理问答》,李兆谦译,石家庄:河北天主教信德编辑室,1998年,第90页。

⑧ 陈介夫:《圣事论新编》,石家庄:河北天主教信德编辑室,1998年,第121页。

的奥秘中得以实现。”<sup>⑨</sup>按天主教的观点,最后晚餐的献祭,是弥撒圣祭的根源,晚餐中的祭献与加略山上的祭献,就其本质而言,是根本分不开的。今日教会的弥撒圣祭,正是直接重演了晚餐中的献祭,间接重演了十字架上的献祭,即弥撒献祭和十字架上的献祭是完全一样的。<sup>⑩</sup>

这样一来,从此神学理论产生的什么实际效果呢?陈介夫在他的《圣事论新编》中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第一,我们可以透过弥撒,为自己乞求“凡不违背天意,不是不法的利益”,“必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把纪念主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最后的晚餐活脱变成了一个祈福法会。甚至说出“为一百个意向作一百台弥撒,应属有效。为十个意向之一作一台弥撒,而未指明是哪个意向,无效,”这样的话来。第二,信徒信仰生活的中心很自然倾向于礼仪和教堂,而忽略了基督已经完成和实现的救赎大工,导致极其严重的偶像崇拜,而忽略现实生活中的见证。在天主教中,许多教友为了光荣、钦崇“圣体内的耶稣”,在圣堂内举行连续40小时的朝拜圣体的敬礼。<sup>⑪</sup>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将教会圣礼权高于圣道所自身拥有的权柄,弥撒圣祭的形式、礼仪中的奉献等等,皆因《圣经》中并无此详细规定而由教会来指定,主教和神甫在弥撒礼仪中作为信徒的代表,向上帝献祭。从而把持了教会圣礼权。圣道中的耶稣已经不被尊重,而成为一种工具。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交换神恩的条件。

#### 四、从新教的圣事论的角度 来反思弥撒圣祭

我们在这里无意挑起两教之间的不和与争论。但我们必须从《圣经》出发和天主教的朋友

们在信仰上有一商榷和交流。有许多人认为新教的神学传统是背离古教会的传统的,在这里必须加以澄清:

首先,古教父爱任纽认为,使徒“给他们所委任的教会负责人所留下的遗传”<sup>⑫</sup>和“将使徒们所传的福音记载下来的人在《圣经》中所提到的证据”。<sup>⑬</sup>其次,即口头的传统和成为文字的传统——《圣经》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而新教亦指出“惟独《圣经》”,所以先让我们回头来看《圣经》如何讲的。

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11:23-26)

通篇的文字,主的晚餐从来就没称为牺牲,也从来没有献祭的含义,更没有与祭坛、祭司或献祭连在一起说过。相反,主明确命令是要纪念他,直等到他来。

著名新约学者巴克莱说:“主的晚餐给我们保证了教会崇拜最神圣的行动——圣餐礼。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也可以翻译成‘这杯是新约,是我付上了血的代价’。约乃是两造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在上帝与人之间,本来有一种旧约,但是藉着耶稣,上帝和人之间开辟了一种新的关系。耶稣基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使这种新关系成为可能。”<sup>⑭</sup>圣餐设立的目的并非献祭。至于提到献祭,在《新约》里从未与主的圣餐连用,相反,新约指出:“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

<sup>⑨</sup> 陈介夫:《圣事论新编》,石家庄:河北天主教信德编辑室,1998年,第132页。

<sup>⑩</sup> 同上,第121页。

<sup>⑪</sup> 威廉·考刚:《成人要理问答》,李兆谦译,石家庄:河北天主教信德编辑室,1998年,第87页。

<sup>⑫</sup> 爱任纽:《反异端》(第三卷),第四章第一节。摘自《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基督教历史名著集成第二卷),谢秉德等编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sup>⑬</sup> 同上,(第三卷),第五章第一节。

<sup>⑭</sup> 巴克莱:《歌林多前后书注释》,周郁郁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第120页。

的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接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来9:25-28)。经文还指出,基督献祭只有一次,就使那属上帝的人得以永远完全:“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10:12-14)。可见,经文清楚的表明,只有基督在各各他所成就的真实献祭,而且只有这一次,因为这一次的效能是永恒的。那就是说,凡使与我们天父和好,获得赦罪,称义和拯救所必须的,都为基督这一次献祭所完成了,这一次的献祭如此完全,以后再无献祭的余地了。

再看教会历史上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的观点。“希伯来人所献给上帝的牺牲,乃是预表后来基督所献给上帝的祭,现在藉着基督徒分享基督身体的圣餐,乃是纪念基督所以完成的祭。”<sup>15</sup> 圣餐应当与献祭有所分别,圣餐是对基督赎罪大工的纪念和感恩,而不是再一次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事实上,关于圣餐是重演加略山的献祭的说法是到了中世纪才发明出来的。<sup>16</sup> 这样,宗教改革时期,各宗派的信经和要理问答纷纷批驳这一学说。海德堡要理问答解说中明确说:“从天主教变质说又产生了弥撒祭荒谬的教义。弥撒不可与圣餐混为一谈,弥撒是表明一个献祭。那就是说主耶稣一次死在十字架上,对天主教来说是不够的,……否认基督只一次的将身体献上。……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0章14节中所念到:“因为只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一次献

上的祭,就不需要再重复,也不需要天主教弥撒的补充。

而我们刚才所提及的《威斯敏斯特信经》则说“在此圣礼中并非基督被献给父神,亦非为活人死人的赦罪而献上现实的牺牲,只是纪念主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也是以赞美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所以天主教所称之为弥撒祭,是极其可憎地有损于基督仅一次的献祭,就是为选民的众罪所献唯一的挽回祭”<sup>17</sup> 这足以代表新教传统,尤其是改革宗归正神学传统对于弥撒献祭的神学观点的反对了。

## 五、结 论

也许有的人会问,在普世教会强调对话与合作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坚持我们圣餐观的立场呢?本文的反思是否具有教会牧养的实际意义呢?下面我们吧本文要陈述的观点应用于实际中进行总结。

首先,强调圣餐的真义而否定其献祭的功能不仅不能成为合一的阻力,反而会引导教会在真理上真正的合一。否定圣餐的献祭功能,就是要把教会信徒的注视点从礼仪中心上拉回到十字架上的基督事件的中心上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和普世教会,甚至于罗马公教会有真实和坦诚的对话基础,不是因为我们共同的礼仪或共同的献祭,乃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督。

其次,强调圣餐的真义不是献祭乃是纪念和参与主的同在的最后晚餐,就能使那些“厌恶自己的罪恶,却相信因耶稣基督罪得蒙赦免,以及后来的软弱也可以由基督的受苦、受死得蒙掩盖的人;他们会渴望逐渐加强信心,改进生活。”因为圣餐向我们证明,借着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我们的罪全得赦免(且我们藉着圣灵被接入基督里,(下转第80页)他具

<sup>15</sup>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谢秉德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第210页。

<sup>16</sup> 伯克富:《基督教教义史》,赵中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

<sup>17</sup> 《威斯敏斯特信经》第二十九章第二节,“论主的晚餐”。

## 读《金陵神学生论文选》后之我见

丘放河

每次回到中国,笔者都有很大的收获。今年四月间,再次回到祖国与国内的同工同道及信徒有交流、分享、学习的机会,其间亦拜读了一些书刊,令我对国内教会的发展更感到兴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称为金陵和神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的“金禧礼物”——《金陵神学生论文选》。

这本《论文选》被称为“金禧礼物”,不但是极为恰当的名称,更是实至名归的礼品。因为,这《论文选》将近两年来研究生对神学、圣经学等方面的学习、研究和思考的心得,混和着他们在信仰上的追求和探究的心意,再加上他们怀着那份对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的热切心情;由国内一班有高瞻远瞩的神学教育工作者的推动、鼓励、催促和付出心血下,将之呈献出来成为金禧年的第一件礼物,实在是令人鼓舞。

还记得今年一月间,当笔者在香港举行个人所服待的神学教育机构的毕业典礼时,学生由台下逐一走上台来领取毕业证书,然后向着礼堂中的十字架和台上的师长作深情款款的鞠躬;再加上学生代表在台上情词迫切地表达着在学习过程中,经历着信仰上的反思、探求和钻研时的挣扎,然后在恩主的带领、师长的指导和圣灵的嘉勉下,培育出独立思考和灵命更新的新生命。

当笔者细读着这本《金陵神学生论文选》时,上述的毕业典礼中那一幕一幕当时令我流下热泪的情景,再次在我心灵中悸动着。因为,这《论文选》不但是这班研究生所撰写出来的学术研究心得,它更代表着“三自与教会建设”的精神已届开花结果的阶段;更意味着中国教会的新一代,在过去五十年的孕育栽培之下,已经练就出一份“成熟感”来。

当然,这份“成熟感”还未至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却为未来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身为参与神学教育工作的笔者,为此感到雀跃兴奋。惟愿这一份“初熟的果子”,能在国内同工的努力下,更发扬光大,使主名得荣耀!

---

(上接第 78 页)有真身体,现今在天父的右边,在那里受我们的敬拜);但弥撒教导人,除非神甫天天为人献上基督,(且以为基督肉身是在饼和酒里面,因此基督应在它们里面受敬拜)。故此,弥撒的本质,不过是否认了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和苦难。从而根本上否认了圣道的权威。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正是新教神学对于圣事排除其神秘化和迷信化的做法,使其信徒对自然和社会,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如果真正讲献祭,我们每天的生活,按加尔文的观点,应当是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完全献上。在世界中更好实行上帝的旨意。宗教改革后新教将宗教及人生其他责任交回与平信徒,而不需要靠某种神秘仪式或献祭来与神立约,而是约已经立定,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将这约表达出来。人每天的活动,包括工作、享用工作的成果,都是一种敬拜的表达。于是工作便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发挥自己的创作也有一种神圣的意味。改教派的人明白,原来工作、创作、享受都是荣耀神的活动。这便带来很大工作热忱和创作活力,经济便自然突飞猛进了。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改教派的伦理有很大的关系。圣餐论上也是反映了如此的道理。

以上就是我对圣餐论中从新教传统对天主教献祭制度的一些神学思考。最后,我愿意引用圣餐时基督徒常常受唱的一首赞美诗中的诗句来结束这篇文章,“为着这饼和这杯,为着神子曾降卑,为着神恩如雨沛,主,我们感谢你。”

(作者系本院本科三年级学生)